

紅梅翦翦(二)

2010/06/26 Sat 20:32

個人分類：自娛不娛人

才幾天前的事兒，紅梅的花萼小小的，尚不能折下當作簪花，到得今日，已花開紅蕊嫩，臘月寒風裡細微地添了一縷風流。

每年此時，杜吟霜總要來到「飛霞樓」臨江而生的那株紅梅底下，親手攀花折枝，為樓內眾女們製作紅梅簪花、作花墜子，新鮮花枝經過她巧手整理，浸過特殊蜜蠟再風乾，常能維持一季冬，直到春臨才凋萎。

今年，她像是有些忘了，像是有些心不在焉，像是……整個心魂全黏在「飛霞樓」中、那個通過七十二姝層層考驗的新進僕役身上。

樓中的大金釵說，他叫作「啞頭」。

啞頭身軀佝僂，左目戴著眼罩，滿臉落腮鬚，但前些天五名採花賊夜闖「飛霞樓」，她親眼見識到啞頭的能耐……噢，非也，她並非真的見到，當時她張聲欲喊，想喚來樓內姊妹們一同禦敵，啞頭卻無聲無息逼近。

他攬她入懷，輕鬆對敵，待她神魂整個拉回時，那五名採花大盜早直條條橫躺在地，周身大穴受制，無法動彈半分。

他究竟是誰？

他使的手法……他這一路點穴手法……分明是……分明是……

每每思及，她心臟便激昂狂跳，幾要不能呼吸。

當年她從那男人身邊飄然遠去，僅是表面上的瀟灑，從此，她不能一個人獨活，男人一直在她心裡，刻得很深、很深，男人一直與她在一起，他的形象、氣味、音容笑貌，如沾了永不褪色的顏料往她心底黥刺。

藏在心裡的那個男人啊，她要不起，而她，亦不是他要的那一個。

他恨她。一定是的。

他不會想見到她。他說，他恨她。他恨她。只會是這樣，不可能再有其他。

只是被他如此憎惡著，她承受不住他的恨。要逃。她都逃開十多年，將彼此拉開長長的十多年，倘若啞頭真是他……那麼，他離開域外那片插天高的雪峰尋到江南來，究竟為何？

在內心小小、小小的所在，她愚蠢地有了期望。

下意識撫著腕間失而復得的金環，她悄悄吞嚥著，希望自己能成功地掩去緊張神色，盈盈步履朝正在後院劈柴的男人走近。

背對她的男性身形頓了頓，似是察覺到她的到來，然而僅是微乎其微的停頓罷了，他手握斧頭、一起一落的動作依舊繼續。

剝剝——剝剝剝——

圓木塊一劈為二，再劈成柴片，劈完後再往小木台上擺上另一塊，他動作俐落得不得了，小木台的周圍已散落無數柴片，再瞧瞧疊於牆邊的成捆木柴，那數量之多，保證「飛霞樓」今年的冬絕對不怕沒柴燒，也證明啞頭確實好用得很，純陰的樓內多出這一位「異類」，到目前為止該是好處多於壞處。

「都正午了，你還不休息嗎？」杜吟霜屏息靠近，試了幾次才擠出聲音。

啞頭沒有理會她，真是既聾又啞一般，劈柴動作停也未停。

「廚娘們把大夥兒午膳都準備好了，樓內眾人分三班輪流用飯，我聽阿大說她們讓你最後才吃……」「飛霞樓」內向來女尊男卑，而啞頭又是唯一男僕役，總得更刻苦耐勞些。杜吟霜瞅著他鬍鬚虬髯的側臉，語氣與行徑透出試探，她踏近一步，輕柔道——

「我瞧你一早忙到現下，做的全是粗活，肚皮肯定大打響鼓……我這兒有一些饅頭夾蔥花肉末，還有一盅臘八粥，你先墊墊胃。」

她將挽在臂彎的一只竹籃朝他揚了揚。

可惜男人瞧也沒瞧她一眼，逕自專注在勞動上。

杜吟霜暗自咬咬唇，把裝著食物的竹籃擱在一旁矮腳長條椅上。

他不可能聽不見。

她甫走進後院，他身背一頓，明明聽到她的腳步聲。

阿大說啞頭不說話。然，不說話並不表示不能說話。

十指絞著，喉頭緊縮，她早忘記心音重擊耳膜是何感覺，忘記血液衝向腦門而足下虛無是什麼滋味，此時此刻，她終又嚐到。

她無法克制地走近再走近，很想正視他的眼，儘管面前男人的臉龐與她記憶中那一張全然不同，她想，至少眼神不會騙人。

只要讓她再一次望進他眼底，如那晚他大顯身手後，她在他臂彎裡揚睫，目光與他猛然相接，她想看進他神魂深處，想知道他的底細，想弄明白這一切混亂。

「啞頭，你從哪兒來？」她低聲問，恍若喃喃自語，眸光對著男人須臾不離。「你老家在哪兒？家裡可還有親人？」

剝剝剝——剝剝剝——

劈柴聲響依舊規律，絲毫不受影響。

零星的木屑噴上裙膝，她不以為意，嘴角笑笑，如歌輕喃——

「啞頭，你來的地方離江南這兒好遠、好遠，不是嗎？唉，你怎麼來了？這兒有什麼值得你跋山涉水，離家千萬里？」

剝、剝、剝——剝、剝、剝——

男人仍專心手邊工作，但每次的揮斧似乎變得既沈又重，恨恨的，一劈下去，圓木塊不是從中劈開，卻碎裂成好幾片，而木屑噴得更嚴重。

杜吟霜癡迷般再走近，如半夜不睡、被那株翦翦紅梅所引誘，激噴飛彈的木屑刮紅她的手背和面頰，她似也無覺，只是癡癡迷迷。

「我記起來了，啞頭，你家裡是有個妻子的，但你的那位溫柔嬌妻啊……卻是被一個女人給害了——」

剝！

男人單臂一落，手中利斧不只把木塊劈碎，更把底下厚厚的木頭基台也一併劈裂。

他身形不再佝僂，拔背揚臂，對著木塊出氣，那動作透出可怕的力量，彷彿正硬逼自己將心神緊緊扯住，不去理會刺探。

握斧的臂膀肌肉糾結，高高揚起，重重揮落——

一抹素影不怕死地竄近，就端坐在他面前已裂開的那塊木頭基台上。

她仰起臉。

他目中爆火，厲喝一聲，手中利斧硬生生止住勢子。

銳利的斧首離她雪額僅差毫釐。

斧頭沒落下，氣勁卻不及收斂，她梳成髻的黑髮驀地一散，托著她蒼白臉容，額上的雪肌已浮出被氣勁掃過的紅痕。

不可能不痛！

她眸心顫了顫，沒把那猶如被掌摑的痛當作一回事，只是靜望著、嘴角柔軟……
這個混帳女人！十多年過去，都十多年了，性子一點也沒改，半點自省的跡象也沒有！依然這麼……混蛋！

他胸腔盤聚一股氣，愈堵愈痛，未著眼罩的右目吃人似地微微瞠突，滿面髮鬚怒張，像也灌注了無形之氣，對著坐在身前的女子張牙舞爪。

「兆陽……」

那低柔女嗓一逸，他虎身陡震，利斧仍近對著她。

她氣息變得急促，下顎有些故意地略抬高，似在賭他會不會真劈了她，眸光如泓，似淚似星，癡迷不退。

「真是你。」她笑語，白得幾無血色的頰面終浮紅雲。「真是你啊……咱們已許久不見呢。」

他抿唇不應，目光恨然，持斧的臂膀動也未動，極穩。

杜吟霜看著他一會兒，歎了口氣，徐慢又道：「我還記得上回你說過的話。你那時說，要我別再讓你撞見，若再見到我，你會殺了我。」又歎氣，神態無懼，甚至帶著淡淡懷念。

她癡看他好半晌。

「兆陽，你是來殺我的嗎？」

她輕和的低問引爆了火藥，把男人已撲撲騰騰的怒火炸出一片火燄海。

他暴喝一聲，五官氣得扭曲，手中利斧洩恨地揮將出去——

啪！

杜吟霜毫髮未傷，可憐的是幾步外那株紅梅樹，擲飛而去的斧頭深深劈入樹幹，兩段綻花的枝桠應聲斷裂，剎時間，紅梅粉瓣瞞天亂飛。

「我遲早會殺了妳！」他從喉間逼出聲音，如一頭被圍堵至牆角的野獸對著敵人狺狺咆哮。「遲早！」

撂下話，他轉身離去，留她在紅花雨裡。

「我知道啊，我一直等著……一直等著……」輕撫腕間金環，杜吟霜笑著，眸中不由得流出兩行淚來。

她閤起眸子記住這一刻。

他重回她命中的這一刻。